

冬语雪韵

◎张宏宇

冬拉开了寂静的帷幕，打断了秋的狂躁和啾啾虫鸣，冬是暮年的老者，藏着智慧和思想，却不漏声色，雪花是它赋予给大自然最别致的礼物。

有雪的日子是温暖的，听雪纷纷扬扬地轻诉，心里会充盈着一种美好与憧憬，有雪盈冬，暖室生韵，冬语沾着雪韵，冬天便立体了起来。雪花藏在冬天里，只有冬语才可以呼唤雪的影子，雪花是晶莹的，冬天是透明的，雪花飘落在冬天里，便有了冬韵，冬天里抓一把雪花，便会温暖整个心房。

雪是冬天最美妙的语言。雪是晶莹的，凝结着感悟和思想，那纯纯的白，是寂静的，是最真切的冬语。雪在天地间回旋，长袖善舞，带给人们清新洁净的空间。雪给了我们无尽的遐想和诗意，雪赋予生命的灵魂，雪的飘逸让冬天多了几分柔美，雪的精灵让冬天更具有了一种精神。

雪落无声，一片片抒写着一种绝美的心境，雪花流露出冬天柔美的气质，经历了寒冷和冰冻，凝聚成雪花，那是冬最有力量的历练。冬是个储蓄待发的季节，只要能在冬天里挺立，便不会再畏惧大自然

的威力。

冬天只有经过严寒的考验，才会有雪韵，思想才会受到洗礼，意志才会愈加坚强。冬语诉说的不是冷酷，而是对冬天的理解，冬天用平凡的态度守住心底的坚强，品味寂寞，寻找真我。冬语雪韵，在季节的呼吸，冬是一幅最美的水墨画，雪花在上面轻点，整个冬天便鲜活了起来。

伫立在冬天，思绪在雪花中凝结，冬语在夜空中徜徉。雪花是冬天最虔诚的信使，带着思念，带着晶莹，带着洁白的乡思。雪在天地间飘落，那种意境，纯洁而唯

美，让我们感悟着冬的篇章。冬天里的伤感或者乡思，雪可以镇痛，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静静在等一场雪，雪能够疗伤，可以治愈乡愁。我在冬天，做着各种各样的梦与幻想，给自己以希望。冬语是离春天最近的声音，雪水融化冬天，便会听到鸟鸣。冬语雪韵，冬天在我心里都会有一团雪，经年不化，在飞雪的日子，我聆听冬语，耳边中总会有美好的声音在回荡，震撼我心。

冬语雪韵，在那洁白雪的气质里，在那冬纯美的私语中，我已感受到春天的气息。

雪落炊烟暖

◎江初昕

人还睡在床上，听到母亲在外边喊道：“下雪了！”闻此，我不顾寒冷从被窝里一跃而起，打开窗子往外一看，村庄早已是白茫茫的一片，房顶上覆盖了一层厚厚的白雪，而远处的山峦早已白雪皑皑，山舞银蛇。雪似乎没有停顿的意思，恣意飘舞，洋洋洒洒，仿佛要把这个世界打扮成冰雕玉琢的童话世界。

田野里覆盖上一层厚厚的雪，给油菜、冬小麦盖上了一层棉被。最有趣的还是立在田间的稻草人了，浑身披了白褂，下巴也长起了白白的胡子，变成了憨态可掬的老人。他依然坚守在这片白雪皑皑的雪地里，承担着主人的重托。村庄边的稻草垛同样堆起雪花，稻草垛仍然热气蒸腾，在草垛里抽出一抱稻草，温温的，散发出青草的味道，这是一种久违的香味，即使你远离乡村好多年，这种味也会一直跟着你，有时还会在梦中侵袭你，开在稻草垛尖上的雪花是别致的，稀稀的，薄薄的，如一件花衣穿在稻草人身上，滑稽而可笑。寒风中的麻雀聚集在稻草垛里，有的在草垛里筑巢，有的则在这草垛上觅食，叽叽喳喳的大大群，在稻草垛中飞来窜去。

寒冷的冬天，农村大多有“猫冬”的习惯。冬季来临之前，都会在家里储存生活所需，整个冬天基本就不怎么出门了。男人们几个人集聚在一起，不是打牌就是喝着小酒。男人强壮的身体无处发泄，有时也会为个小事争吵得脸红耳赤。尽管如此，会不妨碍农村那种热闹的气氛。而女人们猫冬自有女人们的乐趣。东家大娘西家小婶，大家三五成群围坐一起，纳鞋底的纳鞋底，做鞋样的做鞋样。一些年轻点的小姑娘小媳妇还早早从街集上买回来一团团红红绿绿好看的毛线球，给自家的男人或是相好的对象织上件暖心暖背漂亮的新毛衣。大家东一句西一句开个玩笑，叙说叙说家长，抑或是年轻的向年长的讨教一些做针线活的分寸或者毛线编织的针法。不知不觉半天时光就过去了，然后大家赶紧各自散去，回家烧锅做饭去了。

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猫冬的人们啥也不做了。毕竟一年快到头了，也该养精蓄锐消停几日了。在这滴水成冰的日子里，家家户户纷纷升起了火盆子烤火御寒。房顶高耸的烟囱不时冒着白烟，和四周耀眼的白雪相映衬，袅袅白烟眨眨眼功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房顶上无烟囱的地方，积雪早已融化，濡湿了一大片，露出青青的瓦片来，与周边的白雪形成强烈对比。

临近春节，孩子们也放假了。孩子们天生就不怕冷，小孩子们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捉迷藏。每次喜欢躲藏在猪圈里的稻草堆里，把稻草覆盖在身上，任由同伴来寻找。稻草屑弄得满头满脑都是，少不得要挨大人的责骂。除了捉迷藏外，就是喜欢围着火盆玩了。屋子里除了温暖和热闹以外，还有他们接二连三在烟火中为我们讲述的一个个近乎虚幻的传说故事。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在村上一位叔公家的火盆旁烤火听故事上瘾入了迷，一不小心将我母亲刚给我新穿的崭新水桶腰棉裤的膝盖处让火星烧出三个焦黄焦黄的星洞。结果我迟迟不敢归家，回到家也是终日惶恐而不敢正面去见母亲。

傍晚时分，家家炊烟四起，袅袅升腾的炊烟把村庄妆点得愈加的静美了。人们围着火炉旁，小炭炉里炭火正旺，火炉上“嘟嘟”冒着白烟，顿时饭菜飘香，几个男人围坐在火塘边，手持酒杯，聊天说笑，让人倍感温馨。



雪山双花。 苗青 摄

记忆康定城

◎周华

城不大，但名气却很大。城之所以出名，起因却是因为一首情歌。

作为一个在康定生活的人，自己对康定城的记忆胜过了《康定情歌》。但如果要追溯认识这座城市的历史，那还得从首次到康定时说起。

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冬天，我挥泪告别家乡后，带着一脸的茫然与陌生，来到了康定城。那时的康定城远没有现在这样繁华，更没有现在的规模。不过，因为地处川藏公路要冲，自古就是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所以进藏出藏的旅客都会在这座小城落脚。之所以说是小城，是因为当年康定城真的很小，东起老车站（今翔云酒店后），南至石油公司（今医药公司附近），不足两公里的街道分布在折多河两岸，粉墙红瓦与穿头小青瓦的建筑，是当时康定城最多的建筑物。

城小、人少、车稀、寒冷，是康定城留给我的第一印象。那时还没有滨河路，从老车站到下桥的街道只有一条，道路已经年久失修、坑洼不平。下桥一侧有一家国营旅馆，那可就是当时康定城最高的建筑。国营旅馆对面还没有街道，只有一条临河的小路，路边那几家飘着店招、冒着热气的小吃店，让人有一种西出阳关的感觉。

从下桥到中桥再到将军桥，街道边的木质电杆上除了简陋的路灯外，还分布着不少有线广播，这些广播除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外，也播出一些本地节目，偶尔也会响起那首脍炙人口的《康定情歌》。折多河边的护栏显得有些破败不堪，像极了饱经风霜的老人，条石砌成的河堤年代已经有些久远，单薄得让人担心它能否承受住洪水的冲击。从居民生活区汇聚的生活弃水，带着余温从阴沟里涌出，在河堤上形成一道道白练，绽放出一朵朵冰花，在冬日的阳光下闪着惨人的白光。桥多是当时康定城的一大

特色，不过，那时折多河上的桥远没有现在的宽阔、漂亮，只是其密集程度与现在相比毫不逊色。桥下的水流清澈而又湍急，河中那些巨大的石头周围结满了冰凌，与内地的同类小河相比，显得更加雅致可人。此情此景，就会让人联想起康定十景之一的“四桥雪浪”。

虽然时值冬天，但穿城而过的折多河却略显得有些桀骜不驯，在几十米外就能听到震耳欲聋的滔声。正因为如此，小城才多了些许喧嚣。分布在折多河东西两岸的街道狭窄而又有沧桑感，街边的房屋大多是一楼一底的木质结构建筑，房子不经意地散落在三山两水之间，一切都是那么古朴、自然。从街头穿行至巷尾，我居然没有见到一家开着门的店铺，只有一片片蓝色的布帘，在寒风中摆动着厚重的身軀，那光影似乎在让我猜测布帘的作用。在帘前驻足，偶尔会有人撩起布帘，这才发现原来帘内大有乾坤。可能是因为寒冷的缘故，当时的康定城几乎所有店铺都会在冬天挂上布帘，再加之没有开放式的玻璃橱窗，所以对于一个外乡人而言，要找到一处环境稍好的饭馆，还真的费了些周折。

城小，固然人就少。不仅是街道上行人稀少，就连商店、饭馆也是门可罗雀。发现了布帘的秘密后，我几乎走遍了康定的半座城，其目的就是想感受下情歌城的人气。但事实上却事与愿违，除了老车站一带有一些行色匆匆、戴着口罩的旅人外，最热闹的应该算是水井子了。那时的水井子还真是一处人气旺盛之地，挑水、洗衣服、淘拖帕，水井子的两条水道被人们挤得满满当当。和着热气腾腾的山泉水，人们在水井子边洗衣淘米边拉家常。于是，家长里短都在谈笑之间，消融在一池泉水中。

当年的康定城，根本就没有现在的车

水马龙。从东关到北门再到现在的州民干校附近，一路走来，我几乎就没有见到过一辆汽车。可能是因为地势的原因，就连自行车也少得可怜，就更不要说出租车、公交车了。不过，这一现象也有例外，在康定的后山公路上，经常有喘着粗气的解放牌汽车像老牛一样缓慢驶过，巨大的马达轰鸣声，仿佛在向人们证实着汽车在这座小城的存在。

有人说，康定是专门冷过路人的，此话还真的不假。作为一个路过康定的外地人，这座小城当时留给我的最深印象之一就是寒冷。与内地潮湿阴冷的冬天相比，康定的冬天经常是艳阳高照却寒冷难熬。特别是快到晚上的时候，老车站一带的风疯狂的撕打着电杆，发出令人害怕的呜咽。一阵阵沙尘夹杂着小石子，仿佛要把窗户玻璃击碎似的。晚上，想像中很温暖的被窝变成了现实中的冰窖，我几乎把旅店能提供的被子都盖上了，但一直到天亮，被窝都还是冰冷的。后来才知道，由于当时并没有空调和取暖器之类的取暖用具，旅店特意在房间里设置了烤火炉，只是我初来乍到，再加之此前不熟悉康定的风土人情，不知道怎么用这种火炉罢了。

屋子里冷，屋外就更冷了。长长的冰凌悬挂在屋檐上，像极了一把把冰锥，好像随时都会掉下来似的。可能是自来水还没有完全到户的原因，街头的自来水取水点，水管都穿上了厚厚的“衣服”。街上到处都有积雪、积冰存在，人们在寒喧时，一股白气分别从他们的口中喷出，又很快消失在寒冷的空气里。

三十多年前，康定的交通远没有现在这样发达，从康定发往各县的班车基本上是几天甚至十天半月才有一班，有的县甚至根本就不通班车。而我要去的地方，每周才有一班客车，于是，作为一名过客，不

得不耐着性子在这座弹丸小城闲逛。

寒来暑往、春夏秋冬，可能是缘分吧，在川藏线上的行走一直都无法与康定城割舍，但巧的是，每次都是冬天从小城路过，却从来没有领略过康定的春天。

也许是命中注定。在川藏线上行走了十年，并在康定城有过二十多次的停留经历后，二十七年前的那个春天，我鬼使神差地走进了康定，并在这座小城扎下根来。与曾经的过路旅人不同，这回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感受这座小城、去品味这座小城。

十年的时间，尤其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一座城市而言，其变化不会有现在这样明显。尽管如此，现实中的康定城着实还是让人眼前一亮。折多河水还是那样清澈，河堤变得更坚固了；河上的桥梁并没有增加多少，桥面却变得宽阔了；房子依然有些破旧，中间却有了鹤立鸡群的五层高楼；街道还是那样狭窄，街上的车和行人开始多了起来；可能是因为自来水已经进入家庭的缘故，水井子的担水人少了许多，街头的取水点也销声匿迹了；商店的蓝色布帘依旧存在，但已经开始有了临街铺面，当时发达地区才有的玻璃大橱窗也开始现身康定街头；空气中还是飘着炭火的味道，但电炉开始取代小火炉进入千家万户；车站搬到了向阳桥附近，客运站的“齐头客车”已经取代了曾经像蜗牛一样在川藏线上游走的“红鼻子”客车……

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城还是那座城。扎根小城的日子，时光如折多河水一样急速流过，城市也在河水的滋润下疯长着。转眼间二十多年又过去了，康定这座有名的小城就如同它自身的人文积淀一样，一直都没有让我失望，一直在延续着新的故事，一直在书写着新的传奇。